

莫言论

MOYAN LUN
张志忠 著



7

责任编辑：王中忱
责任校对：李小冰
封面设计：罗 洪
版式设计：李玲玲

莫 言 论

张志忠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 行

经 销 处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5印张 2插页 232千字

1990年3月第1版 199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 600 册

ISBN 7-5004-0599-5/I·68 定价：4.25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第一部研究以《红高粱》蜚声文坛的莫言创作的专著。作者由莫言压抑的人生经验，探究其独特的艺术体验，以生命意识、感觉爆炸为线索，精细剖析了以“红高粱”为中心的艺术世界，并在中国农民文化的宏观背景上，对莫言作品所营构的“高密东北乡神话”，蓬勃洋溢的“酒神精神”，作出了独到的价值判断。

本书内容严谨、扎实，文字流畅生动，有较强的理论色彩，又流贯着真挚浓郁的情绪，显示了著者颇具个性的评论风格。

《莫言论》序

徐 怀 中

据我所知，这是国内第一本比较全面地对莫言创作进行研究的专著，仅就这一点而言，它的出版就是一件不可不加以特别注意的事情。

莫言今年三十一岁，在他跨入“而立”之年的这段时间，中国文坛，尤其是小说创作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莫言正是在文学潮头的喧哗与骚动中，驾起他的帆船驶出了港湾。无论是过分的赞誉，还是无情的讨伐，他似乎并不放在心上，只管写他的，直到吐了血。我不知道他已经写了多少万字，如果要把他近二年来所发表的作品全都读过，已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了。

我曾经讲过一点意见，认为中国的战争文学有赖于两个轮子一起转动才能向前推进，一个轮子是有丰富战争经历的老作家，另一个轮子是没有过战争经历的中青年作家。战争文学要掀起新的浪潮，要有重大收获，在很大程度上要寄希望于中青年作家。说不曾经历过真枪实弹的战争便写不了战争，至少是不完全的，不确切的。我的这种看法，在莫言的“红高粱”系列小说问世以后，就更加确信无疑了。莫言一定会感到遗憾，他没有机会经受过血与火的考验，但他毫不犹豫地进入了战争领域，他的小说把战争生活奇想化了，许多奇想构成了一种战争生活的诗意。他的“红高粱”系列小说对于军事题材创作所带来的新鲜气息，怕要过若干年之后再回过头来看，才可能看得更清楚一些。山东高密县的那

一片充满了神秘意味的高粱地，确实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研究并亟待研究的东西。

现在果然就有了张志忠的这本《莫言论》。如果以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为起点，莫言的作品引起普遍的注意，不过是三、四年的事，这样短短几年，为研究他而撰写的第一本研究专著已经出来了。当我们惊异莫言文学脚步如此快捷的时候，不能不感谢张志忠同志，他的跟踪研究竟也是如此快捷；张志忠的视角十分开阔；他没有仅仅拘泥于军事文学的格局，而是把莫言置于整个中国当代文学乃至整个当代大文化背景下来进行动态考察，从而形成了自己比较系统的莫言创作观。而支持他整个莫言创作评判的我认为主要是两点，一是历史感，二是当代性。历史感主要表现为他以莫言为观照点，辐射到整个中国农民文化传统结构，并由此透视出莫言创作的优长及其局限性，特别是他对中国农民文化带给莫言创作的消极因素的分析，可谓见所未见，尽管这一点也许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认同的；当代性则主要表现为他汲取西方现当代文艺学科的最新成果，从感觉→生命→艺术的转换过程中来把握莫言小说的基本特色，而恰恰就是在张扬生命个性这一点上，充分显示了当代意识对创作者和研究者的双重意义。这本专著的深度，充分表明了作者扎实的理论修养和严格的批评训练的功力，我们的军事文学需要更多具有这两方面优势的评论工作者。因此，我还特别希望志忠同志在军事文学批评尤其是理论建设方面，投注更多的精力与思考，发出更响亮的声音。

目 录

《莫言论》序.....	徐怀中 (1)
引言.....	(1)
第一章 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	(3)
后来者和幸运儿.....	(3)
生活与心灵的印记.....	(6)
乡土熏陶和“自修学校”.....	(12)
从想象的真实到真实地想象.....	(21)
第二章 “带着淡淡的忧愁寻找自己失落的家园”.....	(31)
沉甸甸的荒凉和孤寂感.....	(32)
失乐园——一个永远的神话.....	(35)
高密东北乡——莫言艺术世界的建立.....	(39)
文化的撞击与融合.....	(41)
各人头上一方天.....	(45)
第三章 充满生命感觉的世界.....	(53)
生命的一体化和个体化.....	(53)
赋予物体一种魔力.....	(59)
生理与心理的转换和沟通.....	(64)
第四章 生命欲望——一个根本的动机.....	(71)
生命欲望，由生活的乏匮而生.....	(72)
不灭的人性畸曲生长.....	(78)
生命欲望和人性探索的新角度.....	(86)

第五章 生命之光——爱情与死亡	(92)
没有爱情世界暗淡无光	(93)
在“人欲横流”的背后	(100)
美丽的死亡和艰难的诞生	(105)
第六章 红高粱——生命的图腾	(113)
种的退化之悲哀(一)	(114)
种的退化之悲哀(二)	(118)
红高粱精神的复活	(124)
第七章 悲剧是世界的形式	(132)
生命的痛苦与原罪	(133)
心灵的忏悔录	(140)
第八章 生命的历史与历史的生命	(151)
生命与历史	(152)
历史的神化与神话	(157)
有限功利目的和实用理性	(162)
“自由的农民之子”的憧憬	(167)
第九章 感觉——生命——艺术	(177)
感觉的爆炸	(178)
感性——生活和艺术发展的新契机	(182)
生命的文学化和文学的生命化	(188)
第十章 艺术感觉面面观(上)	(195)
作品发生学探踪	(195)
“时间感和空间感改变了”	(209)
第十一章 艺术感觉面面观(下)	(222)
陌生化——感觉的重构	(222)
示范性的文体	(232)
第十二章 叛逆与审丑——《欢乐》《红蝗》论	(246)
生活的叛逆与艺术的叛逆	(247)

现实中的梦魇	(256)
第十三章 阵痛的时代和希望的星光	(264)
选择的两难和两难中的选择	(265)
独特的“农民法庭”	(267)
冉冉升起的星光	(275)
结束语 对中国农民文化的思考	(280)
附录:	(288)
“我痛恨所有的神灵”	莫 言 (288)
莫言主要作品目录	(293)

引 言

一个年轻的声音，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他以透明的“红萝卜”，璀璨的“球状闪电”，浩浩荡荡的“秋水”，洗成血海的“红高粱”，异军突起，渐成气候，营造出了迫人瞩目的高密东北乡的艺术世界。

这就是莫言。

莫言自撰的简历这样写道：莫言，原名为管谟业，1956年生于山东高密东北乡一个荒凉村庄中的四壁黑亮的草屋里铺了干燥沙土的土炕上，落土时哭声喑哑，两岁不会说话，三岁方能行走，四五岁饭量颇大，常与姐姐争食红薯。六岁入学读书，曾因骂老师是“奴隶主”受过警告处分。“文化革命”起，辍学回乡，以放牛割草为业。十八岁时走后门入县棉油厂做临时工，每日得洋一元三角五分。1976年8月终于当上解放军，在渤海边站岗四年。1979年秋，调至“总参”某训练大队，先任保密员，后任政治教员。1982年侥幸提干，至“总参”某部任宣传干事，1984年秋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81年开始写作。^①

这样平凡无奇的经历，这样一个先躬耕陇亩后厕身行伍的普通的农村青年，却以一批“爆炸”性作品震动文坛，令人们惊奇、赞叹。这样的现象后面潜藏着什么呢？作为一个作家，他的人生经历，他的创作甘苦，他的独创性风格，向人们说明着什么呢？

^① 见《透明的红萝卜》，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

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里，他与新时期的文学思潮，他与中外文学，有哪些深刻的联系呢？问题也可以这样提，在莫言这样一个特定的作家身上，反映出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哪些重要特点？他给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提出了哪些新的课题、带来了哪些新的启示？

带着诸多疑问，我们走向莫言。

第一章

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

因天之时。

就地之势。

依人之利。

《将苑》

法国文艺理论家丹纳在谈到文艺发展的必要条件时，提出了著名的时代、环境、种族三要素说，并且进一步指出时代要素中的“客观形势与精神状态”，认为：“每个形势产生一种精神状态，接着产生一批与精神状态相适应的艺术品。”^① 尽管丹纳的理论有着机械论和实证论的暗影，但仍不失为我们研究作家与时代之关系的一把钥匙。当莫言蜚声文坛之时，他处于什么样的“客观情势”之下，又有着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呢？如果说，莫言自1985年初发表《透明的红萝卜》以来，新作迭出，进入了一种文思泉涌的状态，那么，他的创作源泉又来自何方呢？

后来者和幸运儿

莫言的创作道路，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机遇的。他一次又一

① 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6页。

次地攫住了命运偶然抛给他的幸运的金羊毛，终于登堂入室，而生活也一再垂青于他，给他准备了一个个台阶。自他的小说处女作《春夜雨霏霏》问世到《透明的红萝卜》“爆响”，先后不到四年时间。在二者之间本来存在着相当明显的艺术造诣上的距离，莫言却似乎是一蹴而就地跃上相当的高度的。

是时代玉成了他。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时代发生了伟大的历史转折，随着经济建设成为工作重心，一个空前规模的思想文化建设的高潮正在掀起。文学从各种各样的束缚下挣脱出来，一步一步地前行：从最初的关于“伤痕”文学、关于文学的现实主义道路、关于歌颂与暴露的文学功能的论争，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原则在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领域的确立；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评价再认识和对于世界各国思想文化成果的大量翻译介绍，到文学创作中“寻根派”和“现代派”的应运而生；这期间，产生了一批又一批令人瞩目的作品，爆发了一次又一次激烈的文艺论战，……在打破了十年内乱的一潭死水之后，文学的浪潮汹涌澎湃却并非平坦如砥，它在喧哗与骚动之中奋进。前所未有的开放，前所未有的纷乱，前所未有的包容；创造的空间日见拓展，创造主体的心胸日见开阔，天地日见豁朗，文学竞赛之势日见形成。当莫言“桥洞里长出红萝卜”，文学的河床比之于1949和1979，都宽阔了许多，既可容纳“秋水”，也不摒弃“枯河”了。

是具有积极的建设性目光的文学界培育了他。莫言的处女作△《春夜雨霏霏》，曾经得到编辑的热情帮助，几经修改，在河北保定地区的文学刊物《莲池》上问世，此后，该刊又几次刊载他的作品，扶助他在文学创作上迈开最初的步伐。他的创作欲望因作品得到社会的承认而变得活跃起来，《售棉大道》被《小说月报》转载，《民间音乐》受到老作家孙犁的赏识。命运又一次地向他微笑了。1984年春天，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首届招收学员，招

生报名已经截止，他背着一只挎包风尘仆仆地赶来，带着他的《售棉大道》和《民间音乐》叩响办公室的门，被著名作家、军艺文学系主任徐怀中一眼看中，几经交涉，破格地录取这位既没有什么名气（和他同班的同学中有已经获过全国性文学奖的李存葆、宋学武、钱刚等）、又没有“合法手续”的后来者。不速之客遇到了意外的盛情款待。文学系讲台上，萃集了北京和外地的著名作家和学者，使莫言获益匪浅。翌年春天，他的《透明的红萝卜》——透露出他创作新变化的最初信息的作品经徐怀中推荐，发表在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大型刊物《中国作家》上，并同期刊载他的老师徐怀中和同学们座谈该作品的纪要——《有追求才有特色》，积极地肯定了莫言的新追求。他也果然不负重望，由此一发而不可收，以他的数十部作品饮誉文坛。^①

莫言的确是个后来者。当他开笔写短篇《春夜雨霏霏》时，新时期文学从《班主任》算起已经走过了四个年头，一大批中青年作家已经在文坛和人们心中建立了各自的形象；他的《透明的红萝卜》冒出地面，时值1985年春天，刚刚闭幕的第四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以高高扬起的创作自由的旗帜激发了老中青作家的勃勃雄心。文学的标竿已经定得很高，使后来者增加了腾跃的难度，要想“出人头地”，谈何容易！

后来者又是幸运的。由于长期以来的对文化的摧残和闭锁，新时期文学几乎是从一片废墟中站起来的，虽然中国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赫然在前，虽然世界文学已经涌现出辉煌的群星，但在自我封闭中都被人们漠视；人们首先要求的是真，是说真话，说真话能救中国，说真话就是好作家好文学——这是摧毁“瞒”和“骗”的文学的利器，这时还顾及不到艺术形式的探索和创新。历史的大倒退，造成文学的大倒退，从一个近乎于零的起点上

① 作品和座谈纪要都刊载于《中国作家》1985年第2期。

向前推进，新时期十年中涌现众多的优秀作品，实际上体现了前后相续的运动过程，许多作品的价值不在于其艺术性，而在于它参加了艺术复苏的接力赛跑。因此，当后来者加入这一过程，他不是面对着几乎不可超越的文学高峰，而是立于他人的探索所达到的高度上，立于他人的肩膀上，进行较为充分的借鉴和选择。

莫言的机遇是存在的，但并不是“撞大运”。他的出现，既是这样一个对精神文明建设空前重视的时代所使然，又满足了文坛上才人代出、各领风骚的需要，满足了文学自身运动的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需要。

后来者居上。

生活与心灵的印记

著名生物学家巴斯德有一句名言：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时代可以成全一位作家，却不能无中生有地炮制一位作家。莫言在登上文坛之前，做过哪些准备呢？

幼小的莫言，过早地尝到了生活的痛苦。从莫言出生的五十年代后期起，左倾思潮愈演愈烈，刚刚从封建制度下解放出来的中国农村前行的步履艰难。那个做了多少代的富足兴盛的梦，依然是虚幻的影子。大跃进，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大炼钢铁，批判“三自一包”，割“资本主义尾巴”，……随着宣传的调门越来越高，实际的境况越来越糟。莫言家里是上中农成分，虽然尚未打成“敌人”，却也是入了另册的。经济的贫困和政治的歧视，给莫言留下惨痛记忆。在《枯河》中，他写到一个上中农之家如何战战兢兢地苟活，在《黑沙滩》中，他写过在饥饿中长大的农家青年参军入伍后怎样为饱餐白面馒头而兴奋；他还叙述过这样一件事，遭了天灾，他这样的家庭又没有资格领取上级发给村里的救济粮，

大年三十，他和村里一位小姑娘到别人家去讨要饺子——

我提着瓦罐，拉着冬妹的手，站在大门口外，鼻子里似乎闻到了熟饺子的香气，为了饺子，我高声朗诵起来：财神爷，站门前，看着你家过新年……快开门，快开门，开门搬回聚宝盆……送出一个水饺，跑进去一个元宝……

大门开了，一个跟我年龄相仿的男孩，端着两个饺子送出来。他擎着一个纸糊的红灯笼，当我伸出瓦罐去接饺子时，我们互相看清了，他惊诧地叫着：“是你呀，你就是‘财神爷’？”他把饺子扣进我的瓦罐里，笑着跑回家去。我愣在那儿，听着他很响地喊：“爸爸，‘财神爷’是我的同学！”^①

给莫言的心灵罩上又一层阴影的是他在家庭中感受到的压抑。他父亲有一定文化，当过农村供销社的会计；他持身很严，^②中国传统文人的修身和他家的上中农成分，使他加紧对子女的约束，于是，许多农村孩子的欢乐和生趣，在莫言却是被剥夺了的。他的家中兄弟姐妹四人，莫言是最小的孩子，可他却依然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父母对于他是过于严厉了。他曾这样写道，“鲁迅先生早就呼吁要对父亲们进行训练，他说仅仅会爱并不及格，因为母鸡也会爱。何况最真挚的爱的另一面往往是最苛虐的酷政。……在某种意义上父母与子女是仇敌”^③。在同一篇文字中，莫言还讲到：他少年时最大的兴趣是喂养鸟雀，但父亲认为养鸟雀是浪荡哥儿的特征，扼杀了他的这一童趣。有一次他得到一只雏雀，

① 管谟业(莫言)《也许是因为当过“财神爷”》，《三十五个文学的梦》第121—123页，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

② 莫言提到他父亲时，津津乐道的是他父亲搞财会多年，从未动过公家一分钱，虽然家庭贫困。

③ 莫言《“大肉蛋”》，《文学自由谈》1986年第1期。

玩得忘了割猪草，遭到父母亲的斥骂，要他将雏雀送走。“‘大肉蛋’（即雏雀——引者）通红的皮肤在彩霞下很美，它好象看着我。我想着它长齐羽毛，它被我喂熟了，我走到哪里它飞到哪里，它成了我形影不离的朋友。我不敢跟父亲争取养鸟的权力，我不愿将它还给哪个小男孩，我进行了消极反抗。在草垛上挖了一个洞，我把它放进去，它擎着头往外爬。我用一把草堵住洞口。我不敢耽搁了。夜里，我梦见了它。”这真是一篇声讨“父道尊严”的檄文，其幼小的童心与小动物的亲近和被迫的分离，让我们想起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想起先生那深情的呼唤，“别了，我的覆盆子们！”“别了，我的蟋蟀们！”

无爱的家庭与现实生活中的重重阴影，给敏感多忍的莫言留下浓厚的悲观主义和烦躁不安。他需要的是温暖、理解和童心的舒展。但是，在现实中，他更多地感到的是生活的孤独和沉重，物质的乏匮，心灵的饥渴，给他的心灵造成永难平复的创伤。

你知道野草吗？当它在地面上不断地遭到自然和人为的戕害，它就拼命地向地下发展，把根扎得很深很深，只要根还在，它就可以再生。这是生命力的一种自我保护。当莫言渴望汲取、渴望生长的欲望，在孩提时代，在几乎是最无忧无虑、最自由自在的幼年就受到现实的抑制，他只好向着内心发展，用各种各样的幻想去填充生活的贫乏，他变得内向，变得沉默，变成了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在圣诞节的风雪中除了单薄的衣服和手中的火柴之外一无所有，却能够幻想出那样温暖那样光辉的属于她自己的一片角落。“一颗天真烂漫而又骚动不安的童心，一副忧郁甚至变态的眼光，寡言而又敏感多情，自卑而又孤僻冷傲，内向而又耽于幻想”，这是一位军艺文学系同窗对莫言的描述^①；“在他的记

^① 朱向前《“莫言”莫可言》，《昆仑》1987年第1期。

忆中，从没有童话的世界，尽管他徒然地存有过那么多美丽的幻想。”“‘黑孩儿’是被扭曲的。连美丽的幻想也破碎了。心灵的扭曲所导致的是人生观的压抑，是对于生存的灰色认知，是逃避现实向自我龟缩的苦痛。‘黑孩儿’于是终于逃离了人世的困扰而一心一意生活在自己的心灵王国里。”这是莫言的自白。^①

这样的生活还培育了他性格的另一面——反抗和叛逆。他曾经把那一段“大肉蛋”的故事即他没有遵照父命丢弃雏雀看作是对父亲的消极反抗。他在读书的时候，又曾经因为把老师称作“奴隶主”而受到处罚。外力的压迫，使他感到窒息，使他为保护自己而产生强烈的反抗情绪，使他对外界采取一种拒斥的眼光，抱有一种不自觉的批判态度——当一个人无法与他面对的世界认同，这种对立是自然而然的。他无法与贫困的生活认同，因为世界存在着值得他向往的生活和轰轰烈烈的英雄故事；他无法与严厉的父亲认同，因为父亲剥夺了他的童年欢乐；他的躲入自己的内心世界，也是一种反叛，精神上的反叛。

上小学的时候，我就纠集过一伙人反对老师，还办过一张小报儿，我按捺不住，全部的动机就是为了突出我自己，也许是由于情况太糟、心情太压抑……^②

在这里，反叛意识与自我表现欲联接起来了。一个幼小的、

① 赵改《莫言印象》，《北京文学》1986年第8期。

② 《莫言印象》。他的反叛权威的意识，一直存在着，另一件事也可视为一个佐证。³在军艺文学系讨论李存葆的《山中，那十九座坟茔》时，“他突然开口了，且大有石破天惊之势——他费劲地、咬音嚼字地运用一口翻腔走板的山东普通话，当着作者的面慷慨激昂，其批评率直和大胆，用词尖利和偏激，都足以使全体与会者猝不及防，乃至他说完以后，全场一片沉默，主持人不得不宣布暂时休会。”（见朱向前《“莫言”莫可言》。）